

<<马桥词典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马桥词典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144853

10位ISBN编号：7532144852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上海文艺出版社,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
作者：韩少功

页数：391

字数：318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眼前这一套作品选集，署上了“韩少功”的名字，但相当一部分在我看来已颇为陌生。它们的长短得失令我迷惑。

它们来自怎样的写作过程，都让我有几分茫然。

一个问题是：如果它们确实是“韩少功”所写，那我现在就可能是另外一个人；如果我眼下坚持自己的姓名权，那么这一部分则似乎来自他人笔下。

我们很难给自己改名，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赐予的胎记。

这样，我们与我们的过去异同交错，有时候像是一个人，有时候则如共享同一姓名的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……他们组成了同名者俱乐部，经常陷入喋喋不休的内部争议，互不认账，互不服输。

我们身上的细胞一直在迅速地分裂和更换。

我们心中不断蜕变的自我也面目各异，在不同的生存处境中投入一次次精神上的转世和分身。

时间的不可逆性，使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，复制以前那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。

时间的不可逆性，同样使我们不可能驻守现在，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，再次变成某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，并且对今天之我投来好奇的目光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此我非我，彼他非他，一个人其实是隐秘的群体。

没有葬礼的死亡不断发生，没有分娩的诞生经常进行，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，一再隐身于新的面孔，或者是很多人一再隐身于我的面孔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作者署名几乎是一种越权冒领。

一位难忘的故人，一次揪心的遭遇，一种知识的启迪，一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巨变，作为复数同名者的一次次胎孕，其实都是这套选集的众多作者，至少是众多幕后的推手。

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，鼓励我出版这样一个选集，对三十多年来的写作有一个粗略盘点，让我有机会与众多自我别后相逢，也有机会说一声感谢：感谢一个隐身的大群体授权于我在这里出面署名。

欢迎读者批评。

<<马桥词典>>

内容概要

《马桥词典/韩少功作品系列》编著者韩少功。

《马桥词典/韩少功作品系列》内容提要：本书是“韩少功作品系列”第七卷。

此书彻底颠覆了传统长篇叙事文本，处发时招致各种非议，并因此引发官司。

《马桥词典》后来荣获“上海市第四届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”中的长篇小说一等奖。

1998年获台湾最佳图书奖。

2010年获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。

<<马桥词典>>

作者简介

韩少功，男，汉族，1953年1月出生於湖南省。

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；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；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；先后任《主人翁》杂志编辑(1982)、副主编(1983)；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(1985)；《海南纪实》杂志主编(1988)、《天涯》杂志社社长(1995)、海南省作协主席(1996)、海南省文联主席(2000)等职。
现居海南。

主要文学作品有《韩少功系列作品》(九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8)，含短篇小说《西望茅草地》《归去来》等，中篇小说《爸爸爸》《鞋癖》等，散文《世界》《完美的假定》等，长篇小说《马桥词典》，长篇随笔《暗示》，长篇散文《山南水北》。

另有译作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《惶然录》等。

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(1980、1981)，上海中篇小说大奖(1997)，全国鲁迅文学奖(2007)，华语传媒文学大奖(2007)以及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字(2002)等。

长篇小说《马桥词典》被两岸三地专家推选为“二十世纪华文百部文学经典”之一。

作品有三十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。

<<马桥词典>>

书籍目录

- 自序
- 编撰者说明
- 《马桥词典》条目首字笔画索引
- 江
- 罗江
- 蛮子(以及罗家蛮)
- 三月三
- 马桥弓
- 老表
- 甜
- 碘酊
- 乡气
- 同锅
- 放锅
- 小哥(以及其他)
- 神仙府(以及烂杆子)
- 科学
- 醒
- 台湾
- 浆
- 汉奸
- 冤头
- 红娘子
- 渠
- 道学
- 黄皮
- 晕街
- 颜茶
- 夷边
- 话份
- 满天红
- 觉
- 发歌
- 撞红
- 觉觉佬
- 哩咯啷
- 龙
- 龙(续)
- 枫鬼
- 肯
- 贵生
- 贱
- 梦婆
- 跚
- 下(以及穿山镜)

<<马桥词典>>

公地(以及母田)
 月口
 九袋
 散发
 流逝
 马疤子(以及一九四八年)
 打醮
 打起发
 马疤子(续)
 荆界瓜
 一九四八年(续)
 军头蚊
 公家
 格
 煞
 豺猛子
 宝气
 宝气(续)
 双狮滚绣球
 洪老板
 三毛
 挂栏
 清明雨
 不和气
 神
 不和气(续)
 背钉
 根
 打车子
 呀哇嘴巴
 马同意
 走鬼亲
 火焰
 红花爹爹
 你老人家(以及其他)
 茹饭(春天的用法)
 模范(晴天的用法)
 打玄讲
 现
 嘴煞(以及翻脚板的)
 结草箍
 问书
 黑相公
 黑相公(续)
 磨咒
 三秒
 葛玮

<<马桥词典>>

放藤
津巴佬
破脑(以及其他)
怜相
朱牙土
罢园
飘魂
懈
黄茅瘴
压字
懒(男人的用法)
泡皮(以及其他)
民主仓(囚犯的用法)
天安门
狠
怪器
放转生
栀子花, 茉莉花
亏元
开眼
企尸
嗯
隔锅兄弟
归元(归完1
白话
官路
后记
附一关于《马桥辞典》的对话
附二文学有副多疑的面孔

<<马桥词典>>

章节摘录

比起“莲匪”之乱，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动乱则发生在明朝末年：张献忠在陕西拉竿子造反，屡次与官军中的湖南杀手“钹头军”相遇。

伤亡颇重，迁恨于所有的湖南人，后来数次率军人湘，杀人无数，被人们叫做“张不问”——即杀人不问来由和姓名的意思。

当时他们的马鞍下总是挂着人头，士兵的腰间总是一串串的人耳，作为计功邀赏的凭据。

“十万赣人填湘”，就是这一血案后的景观。

据说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，湖南人后来把江西人一律叫做“老表”，显得很亲近。

湘赣之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阻隔，人口往来不难。

湘人至少也有一次填赣的浪潮，则是在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初。

我初到马桥时，在地上干活，蛮人们除了谈女人，最喜欢谈的就是吃。

说到“吃”字，总是用最强度的发音，用上古的qia（呷）音，而不用中古的qi（噢），不用近代以来的chi。

这个qia作去声，以奔放浩大的开口音节，配上斩决干脆的去声调，最能表现言者的激情。

吃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狗肉鱼肉，还有肉——这是对猪肉的简称。

吃包子馒头油饼油糕面条米粉糍粑，当然还有饭，就是米饭。

我们谈得津津有味，不厌其烦，不厌其详也不厌其旧，常谈常新常谈常乐，一直谈得手舞足蹈，面生红光，振振有词，一个个字都在充盈的口水里浸泡得湿漉漉的，才被舌头恶狠狠弹出口外，在阳光下爆炸得余音袅袅。

这种谈话多是回忆，比方回忆某次刻骨铭心的寿宴或丧宴。

谈着谈着就会变成假设和吹嘘。

刚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三斤饭，马上就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二十个包子。

这不算什么，更有强中强哼了一声，断言自己一次可以吃下十斤猪板油外加两斤面条等等。

为此当然会发生争吵，发生探讨和研究。

有人不信，有人要打赌，有人志愿出任裁判，有人提议比赛规则，有人机警地防止参赛者作弊，比方防止他把猪板油煎成油渣了再吃，如此等等。

这种差不多千篇一律的热闹，总是在离吃饭早得很的时候就超前出现。

在这种时候，本地人也常常说起“办食堂”那一年，这是他们对“大跃进”的俗称和代指——他们总是用胃来回忆以往的，使往事变得有真切的口感和味觉。

正像他们用“吃粮”代指当兵，用“吃国家粮”代指进城当干部或当工人，用“上回吃狗肉”代指村里的某次干部会议，用“吃新米”代指初秋时节，用“打粑粑”或“杀年猪”代指年关，用“来了三四桌人”代指某次集体活动时的人数统计。

他们说起“办食堂”，说起那时吃不饱饭，一个个饿得眼珠发绿，还要踏着冰雪去修水库，连妇女也被迫光着上身，奶子吊吊地担土，配合着红旗、锣鼓、标语牌以示不畏严寒的革命干劲。

继三爹（我没有见过的人）一口气没接上，就栽倒在工地上死了。

更多的青壮年则不堪其苦，逃窜江西，一去就是多年。

我后来碰见过一位从江西回马桥探亲的人，叫本仁，约摸四十来岁。

他给我敬纸烟，对我“老表”相称。

在我好奇地打听之下，他说他当年跑江西就是因为一罐包谷浆（参见词条“浆”）——他从集体食堂领回一罐包谷浆，是全家人的晚饭，等着老婆从地上回来，等着两个娃崽从学校里回来。

他太饿，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份先吃了。

听到村口有了自己娃崽的声音，便兴冲冲往碗里分浆，一揭盖子才发现，罐里已经空了。

他急得眼睛发黑。

刚才一罐包谷浆到哪里去了？

莫非是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已，经一口口吃光了？

他不相信，慌慌地在屋里找了一遍，到处都没有浆，所有的碗里、盆里、锅里都是空的。

<<马桥词典>>

在这个年头，也不会有狗和猫来偷食，甚至地上的蚯蚓和蝗虫也早被人们吃光了。

娃崽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是从来没有这么可怕的声音。

他觉得自己无脸面见人，更无法向婆娘交代，慌慌跑到屋后的坡上，躲进了草丛里。他隐隐听到了家里的哭泣，听到婆娘四处喊他的名字。

他不敢回答，不敢哭出自己的声音。

他再也没有进自己的家门。

他说，他现在赣南的一个峒里砍树，挖药，烧炭，当然……现在十多年已经过去啦，他在那里有了新的一窝娃崽。

他原来的婆娘也已经改嫁，而且不怪罪他，这次还接他去家里吃了一顿肉饭。

只是两个娃崽认生，在岭上耍，天黑了还没有回来。

我问他还打不打算回迁。

我说完以后就知道自己问得很蠢。

他浅笑了一下，摇摇头。

他说一样的，在那边过日子也是一样的。

他说在那边可望转为林场的正式工。

他还说他和另外几个从马桥去的人，在那边结伙而居，村名也叫“马桥”。

那边的人把湖南人也叫做“老表”。

过了两天，他回江西去了。

走那天下着小雨，他走在前面，他原来的婆娘跟在后面，相隔约十来步，大概是送他一程。

他们只有一把伞，拿在女人手里，却没有撑开。

过一条沟的时候，他拉了女人一把，很快又分隔十来步远，一前一后冒着霏霏雨雾往前走。

我再没有见过他。

……

编辑推荐

颠覆传统长篇小说文本形式，解读底层社会各种隐秘人性符码，推进对民族文化和历史社会的深刻反思。

语言既是小说的载体，本身又成为小说的对象，寓理于情，情理变融，在文体开放中容纳各种非小说元素，看似散碎而内在统一的新奇结构，构成了对阅读的智力挑战。

1998年，获上海市第四届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一等奖；1998年，获台湾《中国时报》和《联合报》最佳图书奖；2000年，入选海内外专家共同推选的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；2010年，获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。

<<马桥词典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